

河北警察禽獸不如 摧殘、輪奸女學員

河北邢台公安局、邢台橋東區公安分局共同成立的“反法輪功專案組”極為邪惡，他們已逮捕了大批法輪功學員，被逮捕的學員無一不受到非人的酷刑折磨。

更有甚者，几乎所有女學員都被剝光衣服，用竹條抽，用電棍電其乳房、陰部，許許多多女法輪功學員在被押往看守所的車上被銬住手腳，實施輪奸。一個當地警察在与人閑聊時毫無廉恥地說：“我一個人就干了三個煉法輪功的。”

在中國對外宣稱人權最好的時期里，這伙禽獸不如的警察惡棍竟將此種惡行當作談資笑料加以炫耀，可憐我們這千年古國、禮儀之邦，正義何在？天理何在？！



天安門廣場一角

天安門警察毆打婦女 驅散圍觀者

據美聯社報導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一位高舉白色橫幅的婦女，在高呼口號之後，被推搡著塞進一輛面包車。一位警官反復打她，她的頭被打得搖來晃去。在一群人圍觀警察的面包車時，警察大喊“散開！散開！”，並在驅散圍觀人群時，將一位婦女推倒在地，另有三人四散跑開。

7月22日CNN北京報導，在中國的精神運動法輪功被禁兩周年之際，中國警察壓制了几起小規模的零星抗議。周日上午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有八人被強行塞進了等候在那里的警車，相比于此前這類敏感日子，這次人數要比以往少得多。

2001年3月中旬法輪大法學員孫宏艷從沈陽大北監獄被放回家時，已是全身潰爛，奄奄一息，十多天后不幸离世。在去世前，她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表達了兩個心願：

- 一、把自己因迫害致死的消息登在明慧網上；
- 二、由同修代筆寫了下面這個嚴正聲明：

嚴正聲明

在大北監獄對我強行治療期間，我昏睡時被迫在已準備好了的誹謗大法的材料上按了手印，我十分難過，但是起不來，可我心死了也不認這個帳，所以聲明作廢。

遼寧沈陽市遼中縣大法弟子：
孫宏艷 2001年3月20日

從這個聲明中，不難看出她倍受摧殘，也看到了她那顆堅信法輪大法的金子般的心。

孫宏艷，遼寧省沈陽市遼中縣人，99年7月進京上訪，被學校勒令下崗。

2000年8月1日被關龍山教養院，絕食5天，要求停止拳打腳踢、電刑、罰站、蹲小



至少4名法輪功學員7月上旬被大連教養院虐殺

遼寧省大連教養院現非法關押約500名法輪功學員，關在三大隊的學員扛麻袋包、撿豆，每天工作15小時以上，一大隊磚廠，每天工作約12小時，沒有休息日，人員擁擠、潮濕、蚊子滿屋飛，學員們身上長滿了疥瘡，洗澡就更別奢望了。有時候，隊長把電棍給犯人打學員，誰打得狠給誰減期。

學員陳家富，男，41歲，大連一所中專的教師，因到北京上訪，99年10月被非法判勞教，被折磨得便血，身體非常虛弱，2000年9月轉為院外執行，此時他已被單位開除，父母被造謠的宣傳工具毒害得也不理解他，妻子与他離婚。一個月後，又毅然去北京上訪，又被送回大連教養院。2001年7月2日左右，陳家富被迫害致死。

學員劉永來，男，36歲，于2001年3月在去農村散發法輪功真象資料，被警察抓住，後被送入姚家看守所，由于堅決不放棄修煉法輪功，被勞教三年，未通知家屬即被送入大連教養院。



因拒絕洗腦“轉化”，一直不被允許接見家屬。7月7日家屬得到通知，稱劉永來已死亡。劉永來的妻子被非法關押在姚家看守所，家中14歲的孩子無辜地失去了雙親的照顧。

3月19日院里政委張小亮、院長郝文帥、張寶林等開會準備進行罪惡的“強制轉化”，教養院就進入了令人恐怖的時期。“強制轉化”的方法就是用犯人或者隊長伙同3-5個人對付一個學員，或者綁定了，或者用銬子反銬，或者四肢被摠著，只穿短褲，用電棍過，過暈了，用涼水潑醒再接著過，或者用橡皮棒打。有的學員頭被摠進水里，快憋死了才讓換口气；暴徒經常用電棍過陰部、脖子、臉、腳心、耳朵等敏感部位。學員張軍頭部開裂、鄒本績曾被打得起不來、劉昌海連續几晚被折磨。為了不讓出聲，邪惡用拖布堵住學員的嘴。據悉，劉永來就是這樣被折磨致死的。

7月10日左右迫害又升級，又兩名男學員在教養院被迫害致死。教養院為了封鎖消息，不准大法學員、普通犯人与家屬見面，不准家屬送錢、衣物。據有關人士透露，死亡的學員不止這4名。

保定市女學員被洗腦班送精神病院摧殘致死 武漢市華中理工大學計算機碩士李長軍被警察打死 成都市撫琴小學教師徐芝蓮被警察迫害致死

河北保定市“610辦公室”、街道辦事處及居委會利用欺騙手段，綁架了24法輪大法學員，辦洗腦班折磨摧殘。榮鳳賢絕食6天滴水不進，抗議變相拘留，被送進精神病院，不到三天，年僅30多歲的榮鳳賢死于精神病院。

“610辦公室”一40多歲的宋姓官員說：“小榮死在哪儿也白死。”榮鳳賢是保定金庄鄉銀定庄村人，心靈手巧，忠厚老實，是個賢妻良母，會開車，每月工資一千多元，村里人都說小榮是個大好人。

李長軍，男，1968年出生，2001年5月16日李長軍做真相資料被警察抓走，一同被抓的還有六名學員，這七人都有高學位，遭受40多天的非人虐待和折磨，李長軍于6月27日晚10

點離開了人間。遺體骨瘦如柴，雙臉青紫，脖子紫黑，慘不忍睹。

徐芝蓮，女，31歲，成都市撫琴小學教師，教學認真，學校和家長反映都很好，年年被評為先進教師，因煉法輪功被公安警察逼得有家不能回，在外漂泊。今年6月28日雨夜，



小徐回家看孩子和愛人。當晚11點左右，成都市金牛區刑警包圍其家，鳴槍三下後破門而入，當時有三個警察把小徐的愛人抱住，其餘的直奔樓上，徐芝蓮受重傷被抓，不准家屬隨行看護，第二天家屬被知告死亡。

號。每天干活、無說話自由、吃飯晒衣物等都有警察看守，不干活時，被迫到走廊聽誹謗錄音。警察怕學員打坐、煉功，晚上不熄燈，有的男警察半夜闖入女室檢查。

大量學員被非法拘留，到期也不放。孫宏艷第二次絕食，要求無條件釋放，警察對參加絕食的學員說打即罵，甚至恐嚇，有一次一個胖男警察用鞋底子抽打女學員，直到打累了才罷手，如果學員不願意灌食，幾個男警察凶神惡煞般撲上來，把學員拖走，找來不少犯人按著，強行灌食，有學員吐血來。

8月20日左右，晚上十點多鐘調來了近百名警察，兩三個人強行拖著一名學員上大客車，把一部分學員送進了“自強學校”或“馬三家”教養院，一部份留在龍山。孫宏艷被留下，每日伙食費600元，上訪罰款8000元，所謂的“保釋金”5000元。

2000年11月份，暴徒把她鎖在單人房

間，隔離迫害，妄圖毀掉證據。高壓的精神摧殘，使她身心受到巨大傷害。暴徒每天不許煉功學法，逼她看新聞，強行洗腦，並對她強行治療，她不配合，并要求釋放回家，遭拒絕。

2001年2月的一天，突然把她送入沈陽市463醫院，喚來家人幫助洗腦并索要醫療費和伙食費等。第二天說是找“好醫院”，被關入沈陽市大北監獄醫院，不許親人護理，在單人獨屋的地下室里，經常有人來打罵她。張、魏兩個科長吼嚇她，說要拿她做典型，目的是讓她在誹謗材料上簽字并按手印，她死活不屈服，被強行點滴（不知用了什麼藥）。

家人去看幾次，發現她已被折磨得不成樣子，坐都坐不起來，每次都是被別人從地下室抬出，大小便失禁，半個月後全身癱瘓，家人把她接回。當時她臀部、腿部等多處青紫，盡管有家人照料和搶救，但無效，終于去世。